

出品
北京萝卜头文化

监制
小菜头 & 东马萝

作者
小吃东工作室 汤圆&桐子

设计
北京萝卜头文化

美术
北京萝卜头文化

诚 信

“是上个星期五的事，我记得很清楚，没人能糊弄我。小拉瑞亲口跟我说，有个漂亮的傻妞想和我做交易，他还告诉我钱的事情不用担心，只管放心去准备货。我很讲诚信，可你呢？说实话那个试图跟踪我的女孩，也是你的人吧！他们都说你在道上很讲信用，要知道，对于我们西西里人来说，诚信是立足在伦敦的根本。”

你面前的男人有些愤怒，他的脑袋光秃秃的，只有侧面还有几缕坚强的发丝，很明显，他用发蜡精心打理过。
此时他正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擦拭着额头上的汗。

你不说话，轻蔑地笑了，随即从鳄鱼皮的包里掏出香烟，周围的男人们立刻点起打火机凑向你，你摇了摇头，将烟收了回来，十分优雅。
烟熏色的眼妆、深紫色的唇妆以及脖子上夸张的纯金眼镜蛇样式的项链，无不昭示着你不是个好惹的女人。

“所以呢？”你的声音低沉而性感，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蛊惑。
“所以你知道这行的规矩！说好带来的钱去哪了？”
他拍着桌子，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一瞬间，那些为你递打火机的男人们同时掏出手枪，指向你的脑袋。

你的神色没有任何变化，身体前倾，将手肘抵在桌子上，指尖依然夹着那支香烟。把枪对准你的黑手党们有些慌，离你更近一步，他们的视线一刻不敢从你身上挪开，这不仅是因为你的压迫感太强，更是因为你那绝世美丽的容颜。

“看见窗外那辆黄色跑车了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问我钱在哪么？我告诉你，钱花在哪了。”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那个地中海立刻站了起来，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你缓缓伸出三根手指……两只手指。

“你在搞什么鬼？”

“还有两秒，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吧。”

……

你把香烟叼在嘴里。

“1。”

砖墙瞬间碎开，变成了一个洞。

巨大的粉尘烟雾中出现了一只手，抓住那地中海的头，只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怜的西西里人被嵌到墙里，他双脚悬空，露在外面的只剩下臃肿的屁股。

一个身高两米的怪物矗立在他们面前，这怪物长着胡狼的脑袋和人类的身躯。

一时间枪声、惨叫声不绝于耳，过了两分钟，周遭终于安静了下来。

怪物变回人形站在你的身边，他穿着十分考究，芥黄色的西服与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反差，使他看起来像是一棵柠檬树。

他单膝跪在你的面前，手里拿着一颗子弹，轻轻一捏，火药现出淡黄色的火焰，为你点燃了那支香烟。

你起身拿起放在首领旁边的黑色皮箱，打开看见里面久违的**青铜猫神像**后，示意他带走。

旁边的房间传来声响，他过去探查，只看见地上滚动的空油桶和一根麻绳，没有

人的痕迹。

你想起那个首领所说的“跟踪女孩”，但这与你的计划并无影响，你没有在意。

他开着黄色的敞篷跑车在公路上疾驰，你戴着深色的太阳眼镜，并不同他交谈，他也不讲话，这些年来，他始终这样安静。

你早就受够了伦敦的生活，这拥挤狭小的城市总是让你窒息。

你来这里已经九年了，日子过得实在委屈，等计划实现，你要立刻回到尼罗河，那属于你的王国。

好在此时所有的计划只剩下最后一环——**洗劫大英博物馆。**

女王与侍卫

你叫**哈特希·纳芙蒂蒂**，是尼罗河的女儿、古埃及正统王室、阿玛纳的女法老、埃及人民的女王、亦是埃及最美的女人。

而他叫**阿努**，是你的侍卫长。

你曾是一国之主，受万人朝圣，而他始终陪伴在你左右，保你周全。

你们生活在距今三千年前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但一次意外，令你们困在金字塔中，那里犹如科幻电影中描述的冬眠舱，**一旦进入，生命便会从此冻结。**

直到盗墓者暴力开启了掩埋在黄沙下的金字塔，你才再度睁开了双眼。

距离上一次醒来，已经过去了三千年。

你的相貌没有任何变化，依然美艳不可方物。

可阿努却在这三千年间变成了拥有尖耳朵和胡狼脑袋的怪物。

九年前。

你缓缓睁开眼睛，又快速闭了起来，还以为自己来到了地狱，大喊着要冥神快点

拿走你的心脏。

“陛下，请快起来。”

“阿努？”

“是我。”

“你为什么变成这个鬼样子？”

“请原谅，现在我也无法解释。”

眼前的阿努看起来有两米高，长着胡狼的脸和人类的身体。

你举起眼镜蛇权杖，尝试吸收附着在他身上的“诅咒”，这是独属于法老王崇尚的净化圣礼——在天灾、蝗灾之际，祈祷并利用圣器吸收灾祸与诅咒的仪式。

你想，这或许可以恢复他的相貌。

你成功了，他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自此，你拥有了控制阿努变化的能力。

走出金字塔，看着面前的一片黄沙，你沉默了。

曾经的王朝早已消散，你当然不甘。

只是此时……

你转过头，一脸愁容地对身后的阿努说：“阿努，我饿了。”

“……”

餐厅里，你吃得狼吞虎咽，甚至失去了体面，你已经三千年没有进食，更何况，这被称为披萨的东西着实好吃。

餐厅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活动着的壁画，里面还会传出声音。

“来自古埃及十八王朝的木乃伊棺椁被考古学家发现，现已送往伦敦进行研究。”

听到这里，你扔掉手中的披萨，趴在壁画前，**那另外一座金字塔中的棺椁，一定能助你在这新世界中复兴旧的王朝。**
你必须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快，阿努，带我去伦敦。”
“那剩下的这些……”
“带走，我路上吃。”
“……”

新 世 界

你没想到，新世界的人民，竟然会把国王的脸印在绿花花的纸上当作货币。
“瞧这个臃肿的胖子。”看着一张张美金，你想着要是自己被印在上面，一定会好看许多。

来伦敦前，你曾带着阿努大闹开罗机场，被警察逮捕入狱，最后只好依靠圣器让他变身才狼狈越狱。
不过你始终保持理智没有直接开战，这是作为帝王必要的隐忍和牺牲。
你们回到了金字塔，将塔中原本用来随葬的宝物拿出来贩卖，顺利弄到了假身份和护照，一路兜兜转转，总算来到了伦敦。

“阿努，我们得尽可能低调行事，想办法找到棺椁，听明白了吗？”
阳光照在你金箔制成的裙子上，冗长的裙摆足有两米。
但对你来说，这已经够低调了。

从那天开始，你们便在这小小的伦敦里扎根，寻找着棺椁的下落。

直到最近才传出消息，那具棺椁将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不知不觉，竟过去了九年。

“终于要结束了。”
在车上听到棺椁展出的新闻，你兴奋得难以自抑，坐在副驾驶说道：“我们去庆祝吧，把公寓里的钱全都拿出来花了。”
毕竟以后，钱就没有用了。

所谓的公寓只是你一人的住所，阿努为你买下那幢公寓，装成旧时宫殿的样子，还买了数不清的爱马仕包送你，这是现代为数不多你喜欢的东西。
除此以外，你还很喜欢酒，古埃及只有葡萄酒，而新世界的酒却花样繁多。

而阿努的住所则是一辆出租车，他每天晚上靠当出租车司机谋生，贩卖陪葬品换来的钱，他从来都不肯用。
他以为你不知道，但你什么都知道。

你们开着跑车下了高速，不远处的街区泛起浓烟，看起来哪里又失火了，这对生活在伦敦的平民来说并不稀奇，总有流氓会做出这些离谱的事情。
可伴随着车离公寓越来越近，浓烟也愈发浓烈起来，你有些不好的预感，
直到停下车，你才发现起火的正是自己的公寓，随着浓烟一同飘出窗外的，还有一些纸钞灰烬。

“陛下，我记得您是不会将钱存进银行的对吧？”阿努看向你，他似乎在做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希冀。

“你是了解我的，我怎么会让别人碰我的钱呢阿努。”
你摇了摇头，保持着你一向的威严，当然了，只有你知道，此刻你有多外强中干。
……

搬 家

消防车走后，**阿努从废墟之中只找到了一枚太阳神铜币，那是操纵火焰的圣器。**离开公寓前，你觉得天气有些冷，想用来给房间升温，但你忘了，那并不是定时空调。

说起来，新世界的玩意儿真是讨厌，每个机器都要配一个遥控器，上面这么多奇怪的按钮，谁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哪像从来，你只需发号施令，总有人为你安排好一切。

好在你们还有一辆跑车，以及停在公寓后面的，阿努的那辆二手出租。

他坐在出租车里翻找着钱，你则生气地双手环胸，站在车外，你身上从不带钱，无论是现在，还是三千年前。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张宣传单打开车门，你借着月光看了看，发现上面写着“菲尔酒店开业酬宾”。

是个新开的酒店，有配备总统套房，二百平虽然小了点，但以现下的状态来看，也只能先凑合住了。

阿努驱车带你前往那里，至于洗劫大英博物馆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但，不能搁置太久。

~~任务~~：

1. 请暂时

“任务？谁敢给我下任务？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阿努也得说！ ”

（小丑说，别往前走了，就停在这儿吧）

奇怪的住客们

那天之后，你入住了菲尔酒店二楼的总统套房，虽然屋里摆放着一堆破烂儿，但作为短暂落脚的地方，还算勉强过得去。

真正令你难以忍受的，是这酒店过于现代，充斥着什么咖啡机、早餐机还有智能扫地机。

你不明白，明明十几个仆人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设计出这么多奇怪的电器？

智慧如你，都没办法将它们一一操纵明白，更何况那些平民？

在你又一次用咖啡机做出一杯热水后，你再也无法克制愤怒，直接一权杖敲碎了它。

同理，你还敲碎了早餐机和电视机，至于智能扫地机，它完全是因为跑得快才躲过一劫。

除此以外，你真想知道，这酒店里的住客怎么都这么奇怪？

就说那个钢琴师阿尔芒吧，**他住在地下室，整晚不睡觉**听唱片，还要跟唱，唱就算了，还跑调。

每次你好不容易睡着，他一嗓子就给你嚎醒了。三千多年了，你哪受过这种气？

你裹着睡袍走到阳台，“到底是谁大晚上不睡觉！再嚎就把你舌头拔了！”

一分钟后，世界安静了。

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吃糖**，大厅里的糖果篮子，他永远抱在怀里。

有次你对他说，“愚蠢的钢琴师，把你的糖给我。”

他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了，都被我吃光了。”

你不相信，把糖果篮子抢了过来，翻了半天发现真的没有糖，只好诅咒他，“祝你牙齿早日掉光。”

还有那个叫珂莱蒂的红发律师，**她常会盯着某个东西自言自语，一边抬手一边说，“过来，过来”。**

怎么，她觉得自己长了红头发，就是女巫了吗？

还有一次，你看见她刚好站在饮水机旁，就对她说：“我允许你，为我倒一杯水。”

“什么？我？你再说一遍？”她手中拿着空杯，对着你晃了晃。

你这才想起新世界的平民们并不习惯来自君王的礼貌。

“……帮我倒杯水好吗？”你调整了语气，重新说道。

她一听，果然为你倒了杯水，放在桌子上。

你就知道，身为君王，为了达成目的，要学会能屈能伸。

还有那个叫斯黛拉的小姑娘，她的听力未免太过于灵敏了。

电视机还没被你敲碎之前，每次吃饭的时候，她都会请求小丑：“可以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一点吗？”

什么？电视机竟然开着吗？

你转过头去，发现的确开着，但音量只有“01”。

你时常怀疑，整个酒店里，只有你和阿努两个正常人。

住进来没几天，就到了万圣节。

小丑说为了庆祝酒店的第一批住客，特意准备了万圣节派对，在大厅里举行。

这种热闹你是一定要凑的，毕竟派对上还提供红酒呢。

月月剧本社

任务：

1. 尽可能不要成为酒店里“最奇怪的客人”。

2. 为阿努选择你喜欢的装扮吧。

（小丑说，就站在这里吧，不要往前走了）

回 家

万圣节的派对落下帷幕，大家逐渐熟络起来，在大厅里喝起了酒，一时间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斯黛拉一直皱着眉头，好像不怎么舒服，说实话你平时不太关心平民的身体健康，但她长了双圆圆的眼睛，很是活泼好动，像是一种新世界才有的动物，叫哈什么奇来着，总之挺讨人喜欢。

而珂莱蒂立刻主动请缨送她回房间，那女孩的正义感很强，等你恢复帝国后，可以让她出任维西尔（古埃及的地方法官）。

你晃动着酒杯，透过杯身的红色葡萄酒看着坐在你对面的阿努，他正和罗素并肩坐在一起，喝着苏打水。

他总是要做清醒的那一个，你撇了撇嘴，随意地和旁边的阿尔芒碰了下杯子，将红酒一饮而尽。

你能从阿尔芒拿起酒杯的动作看出他的教养，他看起来不像贫穷的兼职夜班钢琴师，更像是个有话痨病的落魄贵族。

但这并不是他可以随意冒犯你的理由，他竟然说你那两米长的金箔裙子"土爆了"，没有一点贵族该有的审美。

虽然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土爆了"，但你能感受到他语气中的调侃和轻蔑。

“你这个没礼貌的平民，怎么敢跟我谈论什么是贵族？”

你有些醉了，声音不自觉高了八度。

而他也不甘示弱，立刻顶撞道：“您的嗓门儿已经吼破贵族礼仪的门槛了，暴发户！”

“你怎么敢？！”

你们两个同时站了起来，你来我往，争吵不断。

“知道吗，身为贵族，我亲自征战，为国家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你呢？你做了什么？玩音乐？”

身为贵族，审美和相貌并不重要，那只是附加品罢了。

重要的是，将国家昌盛视为己任的智识和甘愿为人民牺牲的胆魄，他根本不懂。

“如果你沉睡的这三千年能偶尔醒来几百年，现在的你已经学会用自己的棺椁弹小步舞曲了！”

他的观点确实新奇，别说醒来几百年，就是十年你可能都无聊到咬舌自尽了，他却能活三百年。

即使在吵架，你们两个也没有停下手中的酒杯。

没过一会儿，你发现自己躺倒在沙发上，酒意上头，睡眼朦胧，而阿尔芒也躺在地上打起了呼噜。

迷蒙中，你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见旧时帝国的辉煌，梦到万千子民正为你欢呼。

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向你走来，你以为是阿努，凑近了才发现不是。

那个人对着你滔滔不绝地倾诉着爱意。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我的心带走了。”

“你是救赎我的神，我不允许你有任何差池。”

“我会永远爱你，直到我不再被神灵青睐，直到世界毁灭。”

你看着那个陌生人的眼睛，顷刻间他的眼球消失化为枯骨，你从未见过这样骇人的景象，但来不及惊恐，你发现自己被封入一个透明棺材，你全身僵硬，动弹不得，棺材之外，是无尽的黑暗。

梦境至此，只剩下大片的沉默。

长梦不断，却总有尽头。

醒来，你发现自己正躺在阿努的怀中，他的神情没有往日那般坚毅，相反透着些落寞和柔情。

“阿努……我想回家了。”你呓语道。

你想念埃及，哪怕它如今不再属于你。

但那是你的故土，那里有你今生最美的记忆。

你活在伦敦的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尼罗河。

“我们会回去的，陛下。”

他笃定地回答你，每一次，他都从不迟疑。

你知道，距离回家，只剩下大英博物馆中的那座棺椁了。

计划通

转天醒来已是上午，阿努正在门口等你。

离开前，你注意到大厅靠近书柜的位置，有一张照片。

出于好奇心，你拿了起来，照片中红发小女孩圆乎乎的脸占了画面的一大半，

明显是不专业的自拍，却能看出她正站在教堂的钟楼上，样子开心极了。

你翻到背面，上面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着“这是属于珂莱蒂一个人的秘密基地”。

你笑了笑，用铅笔在上面，用古埃及文字添上了几笔。

“这是纳芙蒂蒂赐予珂莱蒂的秘密基地。”

只有王才可以分配领地，这无知的小姑娘。

不过没关系，你可以把那一块地方赐予她。

写完后，你把照片放回桌子，她应该会很高兴，不过最好不要感激涕零。

大英博物馆，埃及馆内，讲解员带领游客来到一个雕塑面前。

那是个女人的半身雕塑，那雕塑美艳异常，近乎妖冶，看起来栩栩如生，在场的游客无一不能看出雕刻者的技艺卓绝。

“这是现世保存下来最为完整的半身人像，雕刻者与雕刻年代已经无从考证。考古学家声称，这座雕塑的原型是埃及史上最有名的女王，纳芙蒂蒂，同时也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女法老。她 16 岁即位，在位时间只有短短四年，却推动埃及社会和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可就是这样一位美人，在二十岁即将完婚前离奇失踪，为后世留下的只有这尊雕像。不得不说，她的一生充满了神秘与悲剧色彩。”

你远离游客，坐在角落里，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尊纳芙蒂蒂的雕像，手中的香烟已然换成了棒棒糖。

“妈妈，快看，那个姐姐和雕塑好像！” 一个只有几岁大的小女孩一只手拽着妈妈的衣角，另一只手指向你大声喊道。

“别乱说话，森蒂。真不好意思，希望没有打扰您。”小女孩的妈妈连声向你道歉。

你侧过脸，把墨镜拉到笔尖，露出深金色的眼眸，问那对母女说：“你的意思是，我和那雕塑不像？”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她这样不太礼貌。”

“仔细看清楚，那就是我。“

“宝贝儿我们快走，以后遇见这种怪人记得躲远一点。“

你看着她们飞速跑开的身影，撇了撇嘴，她真该好好感谢这个时代，像这种咒骂你是怪人的行径，倒退两千年可是要把嘴缝上的。

你吃着棒棒糖，总觉得这味道比曾经在阿玛纳吃的用药蜀葵和蜂蜜做的棉花糖差远了。

晚上十点，夜色笼罩了大英博物馆，馆内已经见不到任何游客。

你依然坐在角落，出神地望着自己的雕像，这是三千年前，伊塔送给你的。

他是你的未婚夫，也是你昨夜梦见的那个人。

你走到伊塔的棺椁前，想到这几年遭受的一切，又想到他作为一代君主竟要被无知的人反复观赏，不禁有些鼻酸。

这个爱你的男人，曾是你的辅政大臣。

史实记载，在你长眠之后，他将你的王朝推到新的高度，且一生未娶，日日为你祈福，成为古埃及史上的佳话。

他竟然真的如同他曾承诺过的那般，爱了你一生一世。

可你早连他的样子都记不清了。

如果你的沉睡，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那他一定早就想好了，该如何帮助你复国。

这时博物馆的保安向你走来：“小姐，博物馆关门了，你该回家了。”

你抬手看了一眼表，时间差不多了。

“是该回家了。”

你举起三根手指。

“3”

“2”

“1”

手指落下的瞬间，伦敦陷入了黑暗。

根据你的指令，**阿努会利用从西西里人那里夺回的青铜猫神像，造成大规模停电，大英博物馆的安保设施、警察局、交通，将全部瘫痪，直到你们安全撤退。**

阿努从黑暗里遥遥向你走来，保安迅速拿出电击枪对准了他。

你举起圣器：“以纳芙蒂蒂，埃及女王之名，赐予你力量。”

只见阿努一瞬间变为狼头人身，一掌拍晕了保安，紧接着他一拳捣碎存放棺椁的防爆玻璃，扛起棺椁，看向你。

一切如你所料，尽在你的掌握。

Try

计划出奇顺利，那帮手忙脚乱的饭桶们驱车冲向博物馆时刚好与你们擦肩而过。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放在黄色敞篷跑车后座的长箱，竟是他们需要追查的文物。

你们回到菲尔酒店，将棺椁放在大厅，整个大厅都没有人，你用手轻轻触碰棺椁，回头看向阿努，他退到门口，闭眼低头，右手搭在左肩，样子虔诚万分。

你看着阿努，心里有种莫可名状的刺痛，于是你犹豫了，收回了手。

“不着急，我想出去走一走。”

“遵命。”

夜晚的风很急，你们来到了玫瑰公园。

这儿离你曾经的公寓很近，但你从没来过。

人们把公园当作恋爱天堂，表白时相赠玫瑰已然成为传统，但并非每次表白都能圆满收场，于是那些被丢弃的玫瑰铺满了公园，淹没了小路，这里便被人们称为玫瑰公园。

曾经，你对平民的恋爱并不怎么感兴趣，这与你那轰轰烈烈的求婚场景相比完全不值一提。

但今天，你想去看看。

你看向阿努，脑海中全是这几年来的相处，是他将你带出金字塔，也是他几次三番从黑手党手中将你救出，是他为你买下这栋公寓，装成旧时宫殿的样子，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爱马仕包，全是他送给你的。

他是你最忠诚的护卫，为你而生，也该为你而死。

这是你们之间绵延了数千年的羁绊。

可你，从一次见到他开始，就从没有将他看作是护卫。

“阿努，陪我逛逛公园吧。”

你们走在布满玫瑰花瓣的小路上，阿努在你身后，离你半步之远，他总是时刻保持着警惕，警惕着危险，警惕着礼数。

你走累了，随便寻了张长椅坐下，他就站在你的对面。

“送我玫瑰，”你仰起头看着他。

他毫不犹豫地单膝下跪，从身后拿出一支玫瑰，与地上的花瓣不同，它娇艳欲滴，饱满新鲜的花瓣上还沾着露水。

街灯太亮，不及尼罗河畔的月光圆柔。

这光芒如此虚假而刻意，但也许是在这里生活了太久，你有些习惯了。

你接过玫瑰花，用手指捻着花枝，一边看着花，一边看着他。

“不想说点什么吗？”

“陛下想听些什么？”

你为他的愚笨感到愤怒。

“走吧阿努。”

就这样，你们回到大厅，伊塔的棺椁依然摆放在那儿，

你冲他摆了摆手，这意味着你要回房间休息，不再需要他侍奉左右。

回到房间后，你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坐在阳台上。

打开拉环，听见泡沫聚集的声音，像是幼年在加利利海边，看浪潮翻涌。

已经是太多年前。

你知道，阿努每天在完成你的吩咐后，都会去开夜间出租，困了就睡在车上。你

们倒卖文物赚来的钱，他每一分都用在了你的身上，实在花不掉就放在你的公寓里。

开出租，是他唯一的谋生手段。

他活得越来越像个现代人了。

你肆无忌惮地打了个酒嗝儿，从前的你，不会允许自己如此失礼，哪怕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

不得不说，你也变了太多。

转天傍晚，开餐之前，你来到大厅，只觉得眼前有些五彩斑斓的东西，定睛一看，竟然有人在伊塔的棺椁上……晾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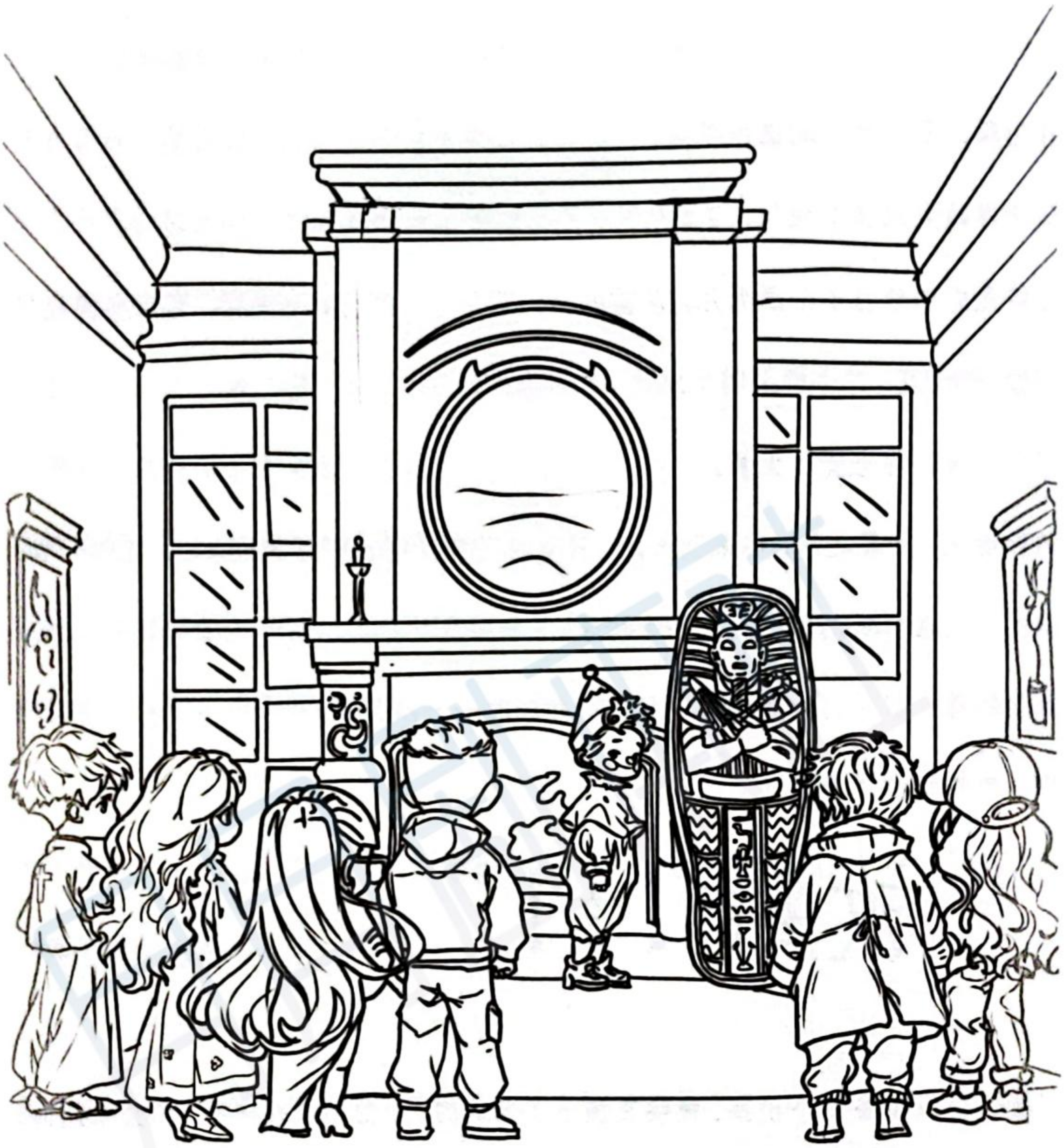
且他的每一根手指上都挂着一只不同颜色的……袜子……

你从未被这样羞辱过。

“放肆！！！”

你堵住小丑准备要个说法，很快又围上了其他的人，他们像在抱怨，又像在投诉，抱怨的内容各不相同，但你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你只想知道，究竟是谁要这么羞辱你？

小丑被你们扰得不胜其烦，索性站上桌子，挥舞着双臂：“一个一个来！先写下自己遗失的或是出了问题的物品！别着急！我来帮你们解决！”



一些小小的请求：

1. 哦尊敬的女王大人，为了能够抚平您的愤怒，希望您能在小丑给您的纸上，写下自己被恶作剧的物品并找出背后的捣蛋鬼。

2. 如果您发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请不要承认。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这场闹剧有如万圣节的尾巴，虽然问题没解决，但每一位客人都获得了小丑精心调制的饮品作为补偿。

为了适应你的口味，小丑还特意在饮品中加入了朗姆酒。

结果你不出意外地又喝多了。

之后的十几天，大家因为住在一起，愈发熟络起来。

你常常拍着伊塔的棺椁告诉他们，这里面藏着你复国的梦，等帝国恢复了，就给大家加官晋爵，罗素可以当祭司，珂莱蒂可以做维西尔，斯黛拉就当史官书写你的丰功伟绩，至于阿尔芒，可以滚去修金字塔。

安排好这一切，你感慨这几年真是变得平易近人，竟然学会给朋友们安排工作了。

等等，为什么会自然地称呼他们为“朋友”？

想到那张照片上傻兮兮的迷你版珂莱蒂，整天迷迷糊糊的斯黛拉，少年老成的罗素，还有每天都和你吵个不停，但醒了还是会带着红酒来找你碰杯的阿尔芒，你的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曾经的你有帝国，有子民，有大臣，有奴仆，但没有朋友，没有爱情。

那对君王来说，是一种奢望。

而今拥有，才知晓平民的快乐，是这样宝贵又令人上瘾。

至于你的爱情……你看向阿努，他保持着一贯的缄默，但其他人都不再惧怕他，

还夸他是个近乎完美的好好先生。

以前你只知道阿努会打架、会飙车、会抢东西，原来他还会修家具，饭也做得很好吃。

但你从来不进厨房，自出生起，你的手就不是为柴米油盐而生。

“万一割伤了怎么办？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才能勉强流一滴鲜血，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你总是这么说。

有次一时兴起，你找出了太阳神铜币，说要请大家吃烤肉，那是能释放火焰的圣器，但因为几千年不用，你早忘记了该如何操控。

结果别说烤肉，整张桌子都化成了木炭，还是阿努打扫了战场，又重新做了一桌子菜，大家席地而坐，吃得倒也欢快。

可你看着手中的铜币，却陷入了迷茫。

这本是最容易驾驭的圣器，你却忘记了操纵它的咒语。

假如有天放出了棺椁中的伊塔，假如你能够回到过去，你真的还有统领帝国的胆识和能力吗？

说来你没想到斯黛拉竟然是嗜血的狼人，她每天都穿着漂亮的碎花裙，又是那么喜欢阳光和鲜花，和电影里描述的狼人大相径庭。

她每晚的身体不适源于狼人的特性，一到天黑就会浑身发抖，必须尽快入睡。

但阿尔芒是臭蝙蝠这件事，你倒不怎么惊讶，他那苍白的皮肤、红色的眼睛，和电影里的吸血鬼如出一辙，只不过他过于话唠，没那么高冷。

有几次你醒得早，发现他在天亮前，为斯黛拉沏好了新鲜的蜂蜜水，你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暧昧，但这昼夜的分离的确令人神伤。

罗素呢，相处久了才发现，酒店里一些稀松平常的物件总能引起他的注意，发胶、发蜡之类的，他总想试试看，特别是珂莱蒂在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作为活了三千年的古人都不感到好奇，可他却像是从没见过。

还有一次，他竟然被自己从铜盘照出的怪样笑得不行，你们奇怪地问他，难道没见过哈哈镜吗？

他摇了摇头，反问你们什么是哈哈镜。

连你都不禁可怜起他来，在教堂长大的孩子，想必拥有一个相当寂寞的童年。

当然，还有件事同样值得可怜，作为神父是不能娶妻的，这意味着他和珂莱蒂注定没有结果。

而珂莱蒂，自从你们知道她有魔法之后，都很想见识一下。尤其是你，很想知道她这魔法和你的咒语之间有何区别，可她却说这种能力不能用来炫耀，只有帮助别人的时候才能奏效。

结果有次马虎的小丑端着杯子下楼时差点儿摔倒，珂莱蒂赶紧使用魔法，幸运的是她成功了，不幸的是好像用错了对象。

杯子稳稳地悬在空中，而本没有摔倒的小丑却因为惯性顺着楼梯滚了下来，如同保龄球一般精准打碎了老板最喜欢的花瓶，小丑也因为骨折住进了医院。

你们清楚地记得他被担架抬走时，还想竖起唯一没有骨折的大拇指。

从此小丑开始了他的不带薪休假，好在伤势不重，因为不会使用手机，他常写信回酒店。

想必一个人待在医院实在无聊，他还在信的最后嘱咐你们多给他回信。

说来奇怪，现在竟还有人不会使用手机，就连你这样讨厌现代科技的人，都有 ins 账号，虽然只有五十八个粉丝，其中四个还是强迫他们几个关注的。

至于阿努，他没有 ins，你很难想象他拍照发动态的样子，他能当什么博主？美食博主还是穿搭博主？

说到穿搭，阿努的西服已经穿了好几年，袖口都磨出了翻毛。

于是你去裁缝店定做衣服的时候，便想着为他也做一件。

“我想买几身男士西服。”你迟疑地开口，你没有帮别人做过衣服，不禁有些局促。

店主是个老太太，她慢悠悠地问你，“给喜欢的人吗？”

你一怔，轻微地“嗯”了一声，没有否认。

没人能看见，你说完这句话后，连耳朵都烫了起来。

“他多高啊？什么身材？”老太太继续问。

“六英尺两英寸，很健壮，肩特别宽，腿很长，很英俊，对了，他喜欢深色。”

“你很了解他嘛。”她打趣道，“一定是正在热恋了。”

你摆了摆手，只觉得脸烧得难受，为了掩饰尴尬，你将店里所有深色的西服买了个遍，直到回了酒店，想起这段对话，依然感到脸红。

一直住在酒店并不是长久之计，阿努找到了新的公寓，挑了个周末，驱车带你去看房。

路上你看见广告牌子上正宣传一场音乐会，右下角标注着“结束后有精品酒会”，立刻扬了扬下巴对阿努说，“我要去看。”

他点了点头，你知道，他总会为你搞定一切。

到了公寓，他扶你走进房间。

你躺在床上，手背搭在额头，“我想安静两天，别来烦我。”

你透过手指的缝隙看向天花板，继续说道，“我要休息了。”

他点了点头，落寞而安静地退出了房间，关上房门。

这里不比宫殿，曾经你卧房的阳台，都要比这间公寓大出数倍。

但就是这么小的一间公寓，你一个人住，突然生出许多寂寞。

于是你将另一间卧房收拾了出来，在此之前你从未整理过屋子。

你喜欢阿努，不是女王对奴隶，而是女人对男人，这毋庸置疑。

这种情感的来源，并不是因为数年的陪伴，从你第一次在人群中看见他，你就知道他是与众不同的，只是彼时你的身份不允许你承认对他的情感。

况且，你从来不知道他对你的心意。

他是这样忠诚，同时也木讷，他从不逾矩，永远警惕，你在他的眼神中看不见丝毫热烈，只有永恒的坚毅。

他爱你吗？还是，他只是感激你，出于感激，他愿意永生永世追随你，但或许，这根本就无关爱意。

你失眠了，失眠了整整两天。

两天后，你穿着貂皮大衣，戴着金色项圈，拿着你的眼镜蛇权杖，站在街边等他开来那辆破旧的出租车。

他从没跟你说过，但你都知道。

他习惯睡在车上，清晨会在卫生间洗脸，然后从便利店买一杯像毒药一样的热美式，然后再回到出租车上，等着快要迟到的上班族冲他招手上车。

果然，他从便利店走了出来，坐回车里。

有人来了，阿努在路边停下了车。

那人很不耐烦，“快点，该死的，我要迟到了！”

阿努没有作声，可你气到了极点。

那个无知的平民怎么能这样使唤阿努，他是你纳芙蒂蒂的亲卫队长，只有你才可以命令他。

于是当那人打开副驾驶的车门时，你用鞋跟狠狠踢在了那个上班族的屁股上，那家伙滚了半圈，倒在路边。

“滚开，是我先来的。”你对他说。

阿努这才抬头看见你，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你坐进车里，出租车的座位很窄，你甚至放不下腿。

于是你只好将座椅调平，将腿搭在在中控台上，侧过头看了眼傻瓜阿努。

“怎么？不可以么？”

那个上班族浑身擦伤，站在车外喋喋不休，说要举报阿努，他笑了，冲那人摊了摊手。

“的确是她先来的。”

出租车开始发动，计价器传来提醒，你用权杖一把将其敲碎。

阿努沿着街区，开上了高速公路，一路开到海边。

你摇下车窗，海风吹了进来，味道咸咸的。

“停车。”你轻声说道。

他慢慢停下车子，你打开车门，走到沿海的公路旁，围栏下是深不见底的大海。

你忽然想赌一把，“阿努，你向我宣誓过，将永远用生命保护你的王。”

“至死不渝。”他松开方向盘，看向你，冷峻的脸上没有笑容，眼神却一如既往的坚定。

这答案你听了千遍百遍，你转身看向他，眯起眼睛笑了，海风吹乱了你的头发。

“那你呢？西斯奥丁。”

那是他原本的名字，也是他真正的名字，那个名字你只听过一次，却铭记了三千年，超越了所有咒语记忆的年限。

说罢你张开双臂，仰头跌下公路，一时间天地颠倒。

你坠入大海，掀起一阵浪花，四周变得格外安静。

你紧闭双眼，缓缓下沉，任凭大海将你带到海底。

你给了他选择的权利，作为他自己。

这是帝王习惯于玩弄的权术，只不过放在赌桌上的是你的命。

“如果他没有救我，那我还他自由。”

“如果他选择救我，那……”

突然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你，将你一把抱入怀中。

“我会给他一个拥抱。”

你抱住了他。

两个横跨人类文明的不同阶级，只有在这一刻，才能相拥。

大海没有声音，波涛吞没了秩序，两朵不同的涟漪相互交织，海神将永远为你们保守秘密。

你的眼泪变为泡沫，升向海面。

快入冬的海滩，游客寥寥无几，海浪拍打着礁石，他抱着你走出了大海。

你咳了几口海水，睁开眼睛看向他。

“你买的公寓太大了，我一个人住不习惯，所以……我为你收拾出了一间房间。”

说完，他看着你，眼睛亮亮的，像是要有眼泪落下来。

他点了点头，随你一同走向出租车。

“真是个傻瓜。”你在心里想着。

你们终于回家了。

那天之后，阿努搬进了公寓，住在你为他打理好的房间，你们默契地没有提起海边发生的事。

尽管你和他都知道，有些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每天清晨你们都会共进早餐，你知道他爱吃蓝莓，便一边说着“我不爱吃蓝莓”，一边把自己碗里的蓝莓挑出来放进他的碗中，而每晚他都会偷偷将你杯中的啤酒换成热牛奶。

你们常去逛宜家，你累了就倒在懒人沙发上不肯走，于是阿努只好连你带懒人沙

发一同抱起。

你们还会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影，你偏爱老电影，尤其是那些起名为《埃及艳后》的，有个叫伊丽莎白·泰勒的女星，号称美过艳后，你看了只觉得不过如此。

然而阿努却看得目不转睛，你气得将电影暂停，指着电视里的女星问他“她好看，还是我好看？”

他笑着看向你，却不作答。他没有如往常低下头，也没有恭敬地鞠躬，就这么倚在沙发上，穿着纯白色的家居T恤。

他不再狼狈，不再谦卑，不再是侍卫，只是你近在咫尺的爱人。

一周后，酒店的行李终于搬得差不多了，你决定和阿努再去酒店看看。

说实话，你有些习惯了和大家一同相处的时光，可惜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其他人也要离开了。

或许今晚，就是你们留在酒店的最后一夜了。

一些小小的请求：

1.尊贵的女王大人，如果您还记得卑微的受了伤的小丑的话，您曾答应过他会给他寄信。

希望您能**画出**或**写下**您和阿努先生经历过的最有趣、最难忘或最浪漫的事情，小丑看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2.这是您在酒店的最后一晚了，如果您有想要对大家的吩咐（祝福），请在今天一吐为快吧。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大厅的壁炉燃起暖和的篝火，晚宴上大家推杯换盏，对你来说这是难得的放松。

醉意之中，你的世界掀起黄沙，被掩埋的遗迹逐渐显露，那是三千年前的古埃及。

起 源

古埃及的第十八王朝，曾是传奇般的帝国，而你就出生在那时的阿玛纳。

你的祖先全是声名显赫的君主，而你贵为公主，父母恩爱有加，社会稳定安康。

你的母后之后再未诞下婴孩，因此法老王与王后对你十分宠溺，从小你便拥有惊世的美貌，和与之相衬的高傲刚烈的性格。

幼年的你站在王宫放眼望去，但凡穿着白色亚麻衣服的人，皆是你的臣民。

作为皇室，你们世代信奉神灵，认为神灵之力可以长生不老，造福万世。

相比之下，你的父王对长生极为狂热，他让祭司终日为他研制不老神药，为了让神迹得以显现，还需要保存肉身的容器，因此你的父王按照祭祀的要求，命工匠为他建造金字塔。

可就在金字塔尚未完工之时，父王便因积劳成疾早早过世，那时你只有十四岁。

母亲悲痛欲绝，多次和你提及父王曾许下的诺言——与她长生不死、地老天荒。

可如今他已经撒手人寰，成为神灵的奴仆，抛弃了共同永生的誓言。

从那之后母亲便郁郁寡欢，又因为没有诞下男婴继承王位，便嘱托你与同样拥有

王族血统，家世显赫的表哥结婚，以顺承法老之名，延续王朝血脉。

你同他并没有太多接触，也对他没什么深刻印象。

但为了抚慰母后的心，延续父王的传奇，你没有拒绝。

那一年你十七岁，表哥十九岁。

结婚前，母后安排了一次典礼，全阿玛纳城的民众都来庆贺这旷世庆典，喧嚣与热闹顶破了埃及的天。

身穿白衣的护卫二十人一行，纵队根本看不到尽头，你躺坐在百人推动的婚车上，身后是成吨重的神灵雕像。

你骄傲地昂着头，深棕色的眼影和小麦色的皮肤相得益彰，头戴金色蛇形王冠，腰系圣甲虫腰带，雍容华贵，风光无限。

你看向吵闹的人群，他们无一不为你的盛世容颜倾倒，近乎疯狂地欢呼着。

就在余光中，你撇见了一个人，他极高，却瘦弱，亚麻布的衣服肮脏不堪，脸上全是灰黑色的污渍，但他看你的眼神和其他人截然不同，他是那么沉静、真挚，他安静地望着你，眼睛里似有星辰闪过。

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你存了印象，但转瞬即逝。

结婚的日子仅剩下一周，可你的表哥竟突发恶疾，骤然离世。

这戏剧性的意外，于你并不重要，但对母后来说，却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久后她也追随父王而去了。

从此你面对的，便是孤独的王朝。

好在相较其他文明，古埃及的女性地位很高，于是你团结起大臣和亲信，扼杀了所有反对的声音，建立起以自己为法老的王国。

阿 努

你即位后不久，有一日，大臣伊塔邀请你去他私人的角斗场。

他说那会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

你坐在观看台的中央，向下看去。

角斗场内的主角竟然是他，那个你大婚典礼上有过视线交错的男人。

他比起那时更加瘦弱了一些。

他叫“失语者”西斯奥丁，听说是伊塔角斗场中的明星。

他的对手是三只凶残的异兽，伊塔说那三只异兽饿了足足三天。

与其说是角斗，不如说是一场狩猎。

决斗开始后，每当他要放倒其中一只，另外两只便会袭击他的身后。

场外是呐喊声，你没有任何表情，就只是看着他。

他皮开肉绽，狼狈不堪，大口喘着粗气，眼神依旧坚毅、冷漠。

你并不喜欢所有的勇气与忠诚都被当做是表演，更不喜欢这种注定会失败的角斗。

鏖战过后，还剩下两只，你看得出他已经精疲力竭。

他的眼神没有任何的光，仿佛从未有过任何希望。

可不知为何你却有一种莫名的怜悯。

两只异兽在他面前交错徘徊，伺机发起最后的冲锋。

他的右手已经提不起弯刀，而异兽瞅准这个时机向他扑来，他没有抵抗，反而闭上眼睛，像是已经认命。

“别认输。”

你拿起贴身侍卫手中的金色长矛，用尽力气投掷而出。

那长矛在天空中划过金色的弧线，稳稳插入了其中一只异兽的脊柱。

异兽的血溅在他的脸上，另一只被吓得到处乱窜。

你直起身，眼神中依然是无尽的高傲。

“他以后归我了。”

你指着地上的那个人，语气中没有任何感情。

伊塔上前打算阻止：“可，陛下，他是……”

“你有什么意见吗？”

“不敢……”

你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亲手救他，他浑身是伤，对你亦步亦趋，言听计从。

你不知道，这是他对于法老的忠诚，还是为了改变自身命运，所以抓住机会对你极尽讨好。

可你也不想知道，子民的俯首帖耳，是你生来便享有的权利。

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他随你回到宫殿，养好伤后，你给了他一个护卫的职位。

他跪在你的面前，宣誓为你效忠一生。

你为他赐名“阿努”，从此，他的一生只为护你周全，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在你统治王国的前期，因为前任法老推崇的改革，造成旧势力贵族积怨已久，他们觊觎王位与土地，勾结外部势力同其他小国不断产生摩擦，为了王朝的稳定，你常常需要率军出征，平定叛乱，你驾驶着“永恒胜利”的马车，从未让你的士兵和民众失望过。

但有一次，你险些遭到诈降暗算，一名叛军在投降后，竟向你掷出长矛，千钧一发之际，已成为亲卫队队长的阿努为你挡了下来，但切断的长矛，却刺伤了他的眼睛，一时间血流不止，但他一声不吭，仿若无物。

你命令医师和祭司一定要医好他，后来他的眼球虽然保住了，却留下一道难看的疤痕。

回城途中，你坐在车里，而他被一辆木车拖着，透过帘纱，你清楚地看见他身上纵横的刀伤，但他倔强得很，拒绝了医师的包扎，鲜血就这样淌了一路。

你是孤独地站在顶峰上的人，却在此刻产生了心疼。

你看着他，直到听见人民兴奋的呼喊声，你才惊觉，竟这样看了他一路。

你从未有过这样的情绪，但你知道，身为君王，你不该如此。

长梦

叛乱平息后，你的王国逐渐稳定。

一日，大祭司向你禀报，之前父王下令研究的不老神药已经到了测试阶段，这原本是父母当初的执念。如今他们接连离世，而你正值青年，整日繁劳使你筋疲力尽，相比长生不老的丹药，你更希望能有人辅佐你共同治理王国。

没过多久，辅政宰相伊塔向你求婚，他带了自己全部的亲兵，搬来一座纯金半身雕像，你遥遥望去，是你，庄严、肃穆、拥有绝世容颜的你。

他虔诚地跪拜在你面前，祈求你嫁给他。

“我敬爱的女王，请让我为您分担，哪怕付出我的生命。”

伊塔同样出身贵族，拥有正统血脉，在你登上王位后，他一直为你奔走发声，压制旧贵族的蠢蠢欲动，这些你都看在眼里。

你坐在纯金打造的王座上，单手托腮，眼神一如平常，依旧那么冰冷高傲。

沉思了一会儿，你微微颔首，他跪着匍匐到你的裙边，亲吻了你的手背，向你发誓，他将用千年不变的真心，侍奉与辅佐你。

你的第二次婚礼由此提上日程，婚礼前，你和伊塔在宫殿的阳台上共进晚餐，你眺望着远处已然修缮完成的金字塔，那是属于父王的。

于是你说起父母的故事，他被这悲剧的故事打动，竟落下眼泪，再一次对着你单膝下跪。

“请让我追随您，到下一个盛世。”

你笑了，听他不断许下要与你地老天荒的誓言。

夕阳的余晖落在金字塔的另一侧，金色的斑点萦绕在塔顶，这样的奇观你日日得见，长久以来也不觉神奇。

只觉得，时间像是变慢了。

夜晚，你做了一个怪梦。

梦里阿努与火红色的幽灵激战，他咬紧牙齿，浑身是血，眼神看起来凶狠异常。

一转眼，伊塔为你带上象征着王后的王冠，你的臣民欢欣鼓舞，高呼万岁。

你抬起头望向人群，在最远处，你的父母手牵着手站在那里，他们只穿着一袭素衣，像在为你祈祷祝福，昭示这永世不变的爱意。

你想要去追寻父母，却被伊塔拉住了。

他滔滔不绝地向你倾诉。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我的心带走了。”

“你是救赎我的神，我不允许你有任何差池。”

“我会永远爱你，直到我不再被神灵青睐，直到世界毁灭。”

你看着他的眼睛，顷刻间他的眼球消失化为枯骨，你从未见过这样骇人的景象，但来不及惊恐，你发现自己被封入一个透明棺材，你全身僵硬，动弹不得，棺材之外，是无尽的黑暗。

梦境至此，只剩下大片的沉默。

长梦不断，却总有尽头。

当你再次睁开眼时，面前出现了一个狼头人身的怪物，四周漂浮着沙尘，你想，这应该就是地狱了。

你闭上眼，等待死神剖开你的身体，拿出你的心脏，令你永世做他的奴仆。

“快动手！快动手吧！”

“……”

“陛下，请快起来。”

“阿努？”

……

就这样，你在一个黄昏中睡去，醒来已经过去了三千年。

你们来到了新的世界，你曾拥有的一切都成了大英博物馆里的展品，被封在玻璃橱窗里动弹不得。

他们不会接受一个旧日的王，甚至连你的王冠都成了展品。

太多的证据在告诉你，你回不去了，但骨子里的骄傲不允许你放弃。

你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你需要重新拾起所有人对你的尊重。

哪怕过去的一切对你来说，已经模糊到有些记不清了。

夜 访 吸 血 鬼

2013 年 平安夜

那时你与阿努刚来伦敦不久。

新世界里，人类不再靠驯化动物或购买奴隶来方便生活。

他们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比如，“汽车”。

你们拿着赚到的钱，来到汽车商店，你选了一辆黄色的甲壳虫汽车，这让你想起曾经的圣甲虫。

阿努对开车很有天赋，不需要怎么练习，就能带着你在伦敦的街上驰骋。

可找不到伊塔的棺椁，你总有些闷闷不乐。

对你来说，新世界里唯一的好东西就是酒，原来的你只能喝葡萄酒，而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鸡尾酒，因此你成了许多酒吧的常客。

可阿努不怎么能喝，还总是劝你少喝一点，你觉得他太扫兴，索性让他在门外等你，他离开时，你好像看见有什么红色的东西一闪而过，你想一定是喝多了有些眼花。

正当你喝得尽兴，一个男人走过来向你搭讪，他脸色惨白，两颗尖牙十分明显，搭讪的酒鬼太多，你连眼睛都没抬，就让他赶紧滚开。

他笑了，一口麻袋从天而降，将你裹了个严实。

“你怎么敢？！”

你咒骂着，可酒吧本就喧闹，根本没人注意你。

麻袋里一片漆黑，一瞬间你感觉到自己双脚悬空，在上下漂浮，那个人在带着你飞。

你气愤至极，大声叫嚣着，“你知道我是谁吗？”

过了一会儿，像是到了地方，他把你放了下来，周围嘈杂异常。

麻袋口依然没有解开，你大喊着，“我给你们三秒钟考虑，放我出去，3，2，1，0.9，0.8！”

旁边传来一个女孩儿的叫骂声：“放我出去，有本事单挑，你们这帮坏蛋。”

又传来另一个女孩的哭声：“外婆，外婆……”

看来被绑架的不只你一个。

过了一会儿，周围安静下来，有人把你的麻袋解开了，大厅里只剩下你一个。

你环顾四周，这里看起来十分破旧，像是欧式的旧宫殿，几个红眼睛的混蛋一直审视着你，这种打探的眼神让你十分不爽。

你不断咒骂着他们，他们听烦了，就用肮脏的手绢堵住了你的嘴。

“看不出这女人有哪里奇怪，听博士说，她大有来头。不知道她的血会不会更好喝一些。”

“笨蛋，博士先要做研究，然后才轮得到你我喝血。”

什么？这群疯子竟然想喝你的血？

这是第一次，你感到害怕，在新世界，你每天都在面临着无数的冲击和未知，你变得不再镇定。

桌子上摆满了刚刚洗好的酒杯，他们怪笑着缓缓向你走来。

“阿努，”你无意识地叫着他的名字，可他现在在哪啊。

就在这时，“轰”的一声，一辆甲壳虫撞破了大门，停在大厅，汽车的前脸撞得凹陷下去。

四周扬起木屑与灰尘，风沙散尽，阿努从车上走了下来，他的表情极度愤怒。

那些红眼睛的怪物盯着他，他视若无睹，只是急迫地环顾四周，寻找着你。

他终于看见你了。

下一秒，他来到你身边，继而单膝下跪，扔掉了塞在你嘴里的脏手绢。

你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作为君王，你不想表现出来。

“阿努，一个也不要放过。”

“遵命，陛下。”

圣器闪烁出金光，阿努变成狼头人身，与那些长出翅膀的红眼睛家伙扭打起来。

他们那么苍白而瘦弱，怎会是阿努的对手，他手上攥着一个，脚底踩着一个，不断地撕咬，折掉他们的翅膀。

你也不甘示弱，手拿火把，站在桌上痛击那帮混蛋们的脑袋。

大厅里一时间热闹非凡，充斥着怪人们的惨叫声，你兴致起了，手中的火把不小

心点燃了窗纱。

火势慢慢从大厅蔓延到整个建筑，到了该撤退的时候。

“阿努，我们该走了。”

你叫回阿努，一起坐上那辆没有了“鼻子”的甲壳虫，好在它还能启动。

你们离开了那里，后视镜里是漫天大火，伴随着一声爆炸，古堡归于平静。

但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这，就是古堡失火那夜发生的一切。

那天后，阿努开始对你寸步不离，哪怕他并不喜欢喧闹，也并不擅长喝酒。

你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无论何时，只要你开始倒数，他就会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

就这样，你们在伦敦，生活了九年。

这时，一块靠近大厅天花板内侧的墙皮脱落下来，落到你的汤碗中，打断了你的回忆。

你们抬头看去，**墙皮脱落的部分，露出焦黑色的砖墙，看起来像是被火烧过一般，部分砖体上还能看到清晰的抓痕。**

你忽然想起九年前去的那间古堡，同样位于伦敦远郊的森林之中。

“这块墙皮怎么又脱落了？”

小丑看见后，抱怨地说道。

两个小小的请求：

1. 请您试着思考拉菲酒店和古堡之间的联系。

2. 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和大家分享你在古堡中遭遇的一切。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酒过三巡，大家都半躺在沙发上，壁炉中的柴火烧得很旺，火光摇曳着，舒适的温度让人昏昏欲睡。

斯黛拉因为狼人的体质开始瑟瑟发抖，大家都劝她早些休息，可她仍不肯走，你知道，她想和阿尔芒多待一会儿。

珂莱蒂为她披上大衣，阿尔芒不断给壁炉添上新柴。

你有些喝多了，和他们说起古埃及曾经的壮丽。

大家随意附和着，调侃你类似的话已经说过太多遍。

你用余光看向阿努，他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你，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竟能觉出一丝温柔。

你从来没有意识到，同样的话，自己已经说了这么多遍，因为阿努每一次都听得很认真。

哪怕，他与你一同经历过那些过往，所有的记忆同样植根在他的脑海之中。

这个世界有太多神秘的奇迹，象征着太阳的Ra（古埃及的太阳神），他的光芒太过耀眼，灼伤了热爱太阳的信徒。

有些人信仰着不同的神，但都异常虔诚，有些人孤独地生活百年，站在阳光背面。

有些人生来无法拥抱天赋，却得接受天赋伴生的痛苦。

有些人生来善良富有正义，却被旁人说成是执拗的怪胎。

有些人陪伴着你跨越了千年，旧时帝国灰飞烟灭，却依然坚定。

这古怪的世界，多数人追求现世幸福，少数人祈求回归原本。

“这千年来的怅然若失，只有阿努，能让我有所慰藉。”你喃喃自语。

小丑送来好喝的甜酒和暖和的毯子，大厅中央的时钟开始报时，回响低沉，很快，你进入了梦乡。

新的一天，阳光熹微，你们驱车行驶在高速上。

风有些大，你揉了揉眼睛，随意地打开抽屉，想拿出墨镜，却发现了一个石雕，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很精致，但脸是空白的。

“这是什么？”你问他。

“一个石雕罢了。”

“为什么没有脸？”

“因为还没雕完。”

“这玩意儿很难吗？你雕了多久？”你倒是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手艺。

“没多久，才雕了一个月。”

“那记得，雕好了给我看看。”

“当然，陛下。”

失去于我，馈赠与他

你还记得之前说过要去看音乐会，到了那天，当你穿好长裙和高跟鞋，他已经在门口恭候。

不得不说，这套棕灰色的西装很衬他，不愧是你亲自挑选的。

一起出门时，你挽住了他的胳膊，他有些僵硬，却还是任由你挽着，没有说话。

这场景异常熟悉，你眯起眼睛回想。

嗯，像是那些烂俗的家庭剧中，恋人之间常有的互动。

恋人……吗？

你想起和裁缝店老板的对话，脸又悄悄地红了。

音乐厅门口，你像往常一般，如入无人之境。

但这次有个年轻的愣头青门卫将你拦下，希望你能出示门票。

门票？那是什么？你没有买过。

你皱起眉头，刚要发火，阿努就从善如流地拿出两张门票，递给了门卫。

门卫看过之后，检票撕下，又将票根还给了阿努。

“你怎么会……”你小声问他。

他微微低头，“从网站上抢到的。”

他竟然会从网上买票，这让你诧异，又有一些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源于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

音乐会无聊极了，你睡得很香，醒来时，身上披着阿努的西服外套，你侧过头看旁边的阿努，他看得很认真，还会伴随着音乐轻轻晃动脑袋。

他越来越像个现代人了。

你轻声叹了口气，靠在他的肩膀上，继续睡了。

所谓音乐会后的酒会，不过是噱头罢了。
可以喝的酒只有六种，还都是不好喝的烈酒，你点了两圈，头就开始发晕，看人都是重影的。
服务员见你醉了，不敢再上酒，你拍着桌子让他快些上酒，如果不上，“就让阿努把你的头拧下来”。

阿努连忙在一旁打圆场，醉意朦胧中，又有两个现代的女孩子拿着手机走近阿努，其中一个有些眼熟，似乎是ins上的网红，她们竟然想要关注阿努的ins。
你怎么一直没发现，古埃及的小麦色皮肤，竟然这样招当代伦敦女孩们的喜欢。
还好阿努没有ins。

你迷迷糊糊，摇摇晃晃地起身，拉着阿努的手走向舞池。
迷幻的音乐混合着酒精作用，你的眼前出现了曾经的帝国，子民们欢呼着你的回归，称赞你是他们唯一爱戴的女王。

再一眨眼，又回到了伦敦酒吧的舞池。

你看着阿努的样貌，帅气又挺拔，如果不是眼角的刀疤太过凶悍，那些现代电影的男明星哪能比得过他。

可现在的他，又哪里还有一点古埃及的影子呢。

你靠在阿努的肩头，脱口而出：“我真是受够这个地方了，我们该走了。”

他垂下头看着你，过了好一会儿才断断续续地说：“这里也挺好的，如果不回去的话……我可以挣钱，我可以养你。”

你在试探他，而你得到了答案。

他的话让你清醒过来，他不想回去，他向现代社会妥协了！

你推开他，死死地盯着他，这是他第一次反对你。

“我不需要，我本来就拥有这世间的一切，我的帝国，我的人民。我不甘心！”

他根本不懂你的感受，那种一觉醒来，一切都灰飞烟灭的感觉。

一个帝国的统治者，被迫遵守新统治者的规则，继续着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人生。

他怎么能理解呢？因为他没有失去，现在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得到。

音乐声太大，没有人听得到你们说话。

“可这一切已经不能改变了。”他说。

他怎么能这么笃定？你甚至还没有打开伊塔的棺椁。

“那是因为你懦弱，你不敢和未知对抗。你……越来越像个可悲的现代人!”

你一时情急，说了这样残忍的话。

说罢，你离开了酒吧，拦了一辆出租车独自回了家，阿努没有追上来。

回到公寓，伊塔的棺椁就放在客厅，成了房间里的大象，这些日子你们都装作看不见，但现在，你看着棺椁愣愣出神。

你该去尝试所有的办法来恢复帝国，这不仅是父母的期盼，也是你作为女王和法老的觉悟。

可你何尝不明白阿努说的道理，你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九年。

曾经的宫殿在你的回忆里逐渐模糊，而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却始终清晰。

出于不甘心，你没办法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在的生活。

但现在你才知道，阿努根本不在乎你失去过的一切。

你走到伊塔的棺椁面前，这棺椁有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你将迎来不同的命运。

如果能复活伊塔，他一定有复国的计划，或许还有旧日的军队和效忠于你的人

民。

但同时，你会失去阿努的爱，他们不会同意女王与侍卫的爱情，更何况，阿努根本不想回去。

可如果，你释放出了一具没有灵魂的木乃伊，你无法将他复活，那曾经拥有的一切终归只是一场幻梦。

这样的话，你又能否和阿努共度余生呢？

原来哪怕是君王，也同样会不知所措，你从未如此紧张。

你轻轻触碰棺椁，感觉到一阵阻力，这是之前你没有察觉到的，棺椁的表面像是覆盖了一个束缚魔法。

你无法破解，但能感觉到这魔法是新鲜的。

直到这时，你才注意到，棺椁的缝隙中，露出一行古埃及文字。

上面写着**“我诅咒你，阿努”。**

那是伊塔的字迹。

你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伊塔的死，和阿努有关？

作为君王，你从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但唯独阿努，你没想过他会欺骗你。

就在你愣神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突然破门而入。

“你是谁？你怎么敢！”

你严厉地质问他，可他却拿枪指向你的头，将你抵在墙上。

你利落地偏过头想要反击，但他比你更快，直接用枪托砸了你的头。

霎那间，你的额头流出鲜血，你一时吃痛，有些站不住。

“不好意思，由于时间问题，我只能不请自来了，纳芙蒂蒂女王。”他满脸堆笑，看起来丑陋而可恶。

他穿着一件棕色风衣，头发稀疏，左脸有块疤痕，看起来像是烧伤，鼻子又小又翘，十分滑稽。

“3……”

“没人会来救你，你除了阿努还有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过的那些触犯法律的事情么？以英国的法律来判定，你得在监狱里待347年。阿努先生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决心成为一个真正的伦敦公民了。我来是想警告你，请你不要再妨碍他的生活。”

疼痛感让你眩晕，可他说的话更让你痛苦，枪口此时是冰凉的，可下一秒也许就会变成温热的。

有阿努在身边的这些年，你越来越不像个女王了。

你没想过，他竟然会背叛你，他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不要你了。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活了这么多年，你早就活够了，你害怕的从来就不是死亡，而是你唯一信任的人，竟然瞒着你，拥有这么多的秘密.

如今他已经把你放上了赌桌，当作他的筹码。

那个秃顶的男人说完这番话就走了，他没有开枪，也没有关门。

你坐在地上，任凭鲜血流到你昂贵的衬衫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努猛地推门进来，单膝跪在你的身边。

“是谁打的？”他一边急切地问，一边用热毛巾为你擦拭血迹。

你抬起头，并没有回答，而是推开他的手。

“阿努，伊塔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恢复了旧日如同命令般的口吻。

他沉默了，这更加证实了你的猜测。

你向他靠近：“你不想说，是怕被我知道，你杀死了我曾经的爱人？”

你心跳得很快，但你仍然希望他能解释这一切。

他顿了一下，你以为他要说话了，但是没有，他只是拿来了消毒碘酒，按住你的手，继续给你的伤口消毒。

你想起刚才那个秃顶说的话，他说阿努已经决心成为一个真正的伦敦市民。

这对一个当了数千年奴隶的人来说，一定很有诱惑力吧。

“恭喜你啊，马上就不再是奴隶了。”

“伦敦的合法市民不是吗？我已经听说了。然后呢，你会找份体面的工作，再和

一个漂亮的伦敦小妞谈恋爱吗？”

阿努这么喜欢现代的一切，他肯答应也不足为奇。

他对你的嘲讽毫无反应，沉默得如同一块石头。

你站起身，打开了门。

他垂着头，“我不会离开，欺负你的人，我会杀了他。”

“是啊，你该杀了他，这是你作为我的侍卫，应尽的职责。但此刻，我需要你出去。”你依然没有松口，“滚回你的车上去吧，现 代 人！”

“我的东西还没有收拾。”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包括你身上穿的这件西服！”

“3，2，1。”你开始了倒数。

以往，这是你召唤他战斗的号令。

现在，这是喝令他离开的武器。

他抬起头望着你的眼睛，竟然流下了眼泪。

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他的嘴唇颤抖着，“我，爱了你，整整三千年……”

他从未对你说过“爱”字，你的心脏像是攥到了一起，可骄傲不允许你妥协。

“是吗？我不想听，也根本不关心，来自奴隶的爱。”

你一字一顿，只觉得心如刀绞。

他的眼神一瞬间充满凉意，然后，他慢慢地站了起来，躬着身子，离开了公寓。

你依然倔强地站在原地，直到听不见他的脚步声。

你才继续轻轻地数道，“0.9，0.8，0.7……”

选 择

从那之后，阿努真的没有再回来过。

你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每天自己吃早餐，自己看电影，再没有人会管你喝多少啤酒，哪怕你每天烂醉如泥，醒来的时候，空荡的公寓里依然只有你一人。

不知过了多久，有天傍晚，你透过卧室的窗纱竟然看到了阿努的出租车。

你在公寓里看着他，而他在楼下守望你。

原来他一直都没走。

就在这时，一辆重型卡车突然撞向了阿努的出租车，他的车子如同被踩瘪的易拉罐扭曲变形，顷刻间被挤压到墙上。

“阿努！！！”

你慌了神，一瞬间大脑空白，来不及穿鞋，光着脚跑出公寓，跑向那辆即将燃烧

的出租车。

你打开破碎的车门，阿努已经失去了意识，鲜血流满了整个驾驶室。

他奄奄一息，你根本无法用圣器使他变身。

你想要将他拖出来，但车子已经严重变形，没办法将他拉出。

你只好钻进车子，先把变形的位置撑开，车子冒出黑烟，散发出难闻的机油味，看起来很快就要自燃。

“绝对不能……放弃。”

你咬紧牙关，用尽全身的力气，终于拉开了一小块空隙，趁此机会，你赶紧将昏迷的阿努拖了出来。

紧接着，大火将出租车吞没。

你呼喊着阿努的名字，他没有反应。

此时撞来的卡车司机已经下了车，正往街巷走去。你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他的背后生出一对黑色翅膀，一刹那就消失不见。

阿努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说他是急性出血导致的休克，需要立刻输血。

你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撸起袖子，“抽我的血。”

那一刻，你忽然想起在酒店的时候，他们都问你为什么从不下厨。

你每次都说，“万一割伤了怎么办？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才能勉

强流一滴鲜血，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

什么狗屁古埃及贵族，只要能救阿努的命，做什么你都愿意。

直到这一刻，你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没有过选择，你的天平早就彻底倾斜到阿努这边了。

平安夜的清晨，你亲自驾驶着黄色跑车，载着棺椁来到海边公路。

阿努的这次受伤让你知道，比起虚无缥缈的复国计划，他能活着，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将棺椁推入大海，亲手将你的梦，越推越远。

这，就是你最后的决定。

埃及法老，一诺千金。

如果有可能，伊塔的棺椁会在未来的一天被打开。

但那时候你应该已经不在了，你飘渺的王朝，终归成为了白日梦想家的虚构。

你站在公路旁，看着海浪翻滚，心里突然空了一块，这九年来一直追寻的梦啊，终于在你的手中彻底化为泡影。

原谅你的自私，比起虚无的梦境，你更需要现世的温暖，你更需要阿努。

但，你同样需要真相，需要一个答案，你需要他亲口告诉你，为什么伊塔会在棺椁上写满对他的诅咒，他究竟对伊塔做过什么。

“我已经一无所有，别再骗我了，阿努。”

你回到医院，那里只剩下一张空床，护士说，阿努已经走了。

临走前他说，要去赴一个约定。

哦，对了，那是和小丑的约定。

说好平安夜的时候，大家要在酒店相聚。

你怀着复杂的心情，驱车前往菲尔酒店。

“希望他能准时赴约。”

你到了才发现，大家最近似乎都不如意。

罗素依然披着那件常服，胸口绑着绷带，蓝眼睛失去了光彩。

珂莱蒂走路一瘸一拐，像是腿受伤了，脸色很差，看起来几天没睡觉了。

阿尔芒消瘦了许多，眉眼间生出了皱纹，额头竟有了白发，像是十几天里突然苍老了二十岁。

斯黛拉眼圈泛红，脸颊上全是泪痕，不再阳光开朗。

而阿努赶来的时候，身上出了很多汗，样子十分虚弱，白色的袖口被鲜血沁成了红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任务：

1. 大家似乎都遇见了那个穿棕色风衣的男人，不妨和大家分享讨论下和他见面的经过，他究竟想做什么？
2. 不要告诉阿努你为他输血的事情，毕竟，尊贵的女王是不能流一滴血的。

（当烛光亮起，即可翻开下一页）

不渝（向晚）

深夜的泰晤士河像正在熟睡的婴儿，不远处街区的信号灯正微微颤动，街角有警报长鸣。

刺耳的声音令市民们无法入睡，辗转反侧，他们穿着睡衣走上街头，互相大声抱怨着，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一次出现这样长时间的警报声，还是八十年前，法西斯对这座城市狂轰乱炸的时候。

而这次不同以往，象征着危险的警报声不过是掩盖真相的帮凶。

远郊的森林深处，草木都化作焦土，大地颤抖，瓦砾横飞。

瓦砾之下，你们六人都受伤了，好在伤势不重，爆炸的第一时间，小丑将炸弹抛出窗外，他也因此受了重伤，昏迷不醒。

你们跪在破败的酒店残垣中，耳边出现了整齐的脚步声，一束强光照在你们身上，下意识地，你们捂住眼睛，从缝隙中看见丛林里出现密集整齐的军队，正向你们逼近。

效忠于政府的特别行动队成员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拿“自由之国”配发的新式武器，正在有秩序地前进，想要对酒店进行包抄和围剿。

天空中传来阵阵扇动翅膀的声音，受命于史密斯的吸血鬼军队，正盘旋在你们上空。

森林深处传来了史密斯的声音，这个小人躲在暗处用扩音器指挥着部队前进。

“消灭这些怪物，为了人类的明天，为了世界的秩序，为了正义而战。”

他堂而皇之地把你们放在了人类的对立面。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袭击，没有任何准备，一切都猝不及防。

逃跑是不可能的，作为古埃及文明的守护者，你不惧怕任何形式的战争，你拥有王者的觉悟，哪怕战死你也绝不妥协。

“小丑醒了，”珂莱蒂向你们喊道。

你们看向遍体鳞伤的小丑，鲜血和灰尘弄花了他的装扮，他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

就在此时，史密斯指挥着部队，下令开火。

武装部队没有丝毫犹豫，一瞬间，炮弹从四面八方，如冰雹般在你们的面前砸落。

阿努挡在你的面前，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再次睁开眼时，你们来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飘渺着青绿色的烟雾，四周的环境有些莫名的熟悉。

一个人从光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袭白袍，正是菲尔酒店的小丑。

“欢迎来到，我的玫瑰公园。”

你再次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这里确实是玫瑰公园。

虽然没有长椅和树木，但曲径的小路如出一辙，公园背后的废弃车站焕然一新，只是更加素朴，铁轨一直延伸到烟雾的尽头。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到底要做什么？

（小丑说，就站在这里，等一下他吧）

不渝（长夜）

“此刻，我们背向世界。为了拥有生存的权利，为了我们原本可以拥有的爱。”

特别行动队成员们隐蔽在掩体后拼命射击，火药弥漫出的硝烟味刺激着他们的神经，顶针撞击底火产生的光照亮了他们无比惊慌的瞳孔。

与史密斯传达的情报不同，他们面对的怪物是如此真实恐怖。

阿努面如胡狼，样子极为凶狠，此时他身处枪林弹雨之中，黑色的皮肤褪去腐朽的躯壳，诅咒之力散发着金光。

他轻松地举起装甲车，狠狠扔在了地上。

一时间，装甲车爆炸开来，顿时火光冲天，火中的阿努看起来凶神恶煞，仿若真正的死神。

队员们宁肯做逃兵，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像是能吐出火焰，燃尽世间一切与他作对的凡人。

第一轮部队的攻势被阿努瓦解，气急败坏的怀恩·史密斯命令大部队停止近距离射击，同时调配了大口径作战武器，瞬间，数发炮弹一同射向阿努。

一声声轰鸣之后，烟雾散去，阿努颤抖着半跪在地上，你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没有喘息的时间，第二轮进攻紧随其后。

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汽车的引擎发动声，古埃及唯一的女王来了！

你正亲自驾驶着那辆黄色跑车飞驰而来，你加大马力，顺着墙板倒塌产生的倾角一跃而上，从阿努的脸边横向飞过，立于阿努身前。

车身挡住了几发猛烈的炮弹，跑车一时间炸成了废铁，好在你早就一个翻身，及时跳车逃生。

阿努稳稳接住了你，转过身，用后背扛下了余下的攻击。

“你过来干什么，这里很危险！”

阿努那看似凶狠的脸上只有浓浓的担心，他对着怀里的你埋怨道。

“什么时候我的决定需要你来操心了？快放我下来！我可不是来救你的！”

你皱着眉，艳丽的脸庞上多了几道焦黑，不愿承认你对他的关心。

炮弹不断在你们身后爆裂开来，热浪卷起尘埃，裹挟着燃烧的残片，如同烟花般燃尽飘落。

大部队地面的火力都被阿努的绝对实力牵绊住，空中则是吸血鬼之间的宿命对决。

那些向政府投降的吸血鬼们挥舞着黑色的翅膀，有如成群的渡鸦，围绕着阿尔芒不断盘旋，他们不肯正面进攻，屡屡试图偷袭。

但与曾经不同，这一次，阿尔芒明显占据上风，他的眼眸散发出深红色的光，如

彗星般不断突破围剿，穿梭逡巡在夜空之中。

那些吸血鬼们渐渐招架不住，四散奔逃，就在阿尔芒即将掌握制空权时，地面部队的抓捕网枪找到了机会，释放出专门对付吸血鬼的巨网将他罩住，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巨网内部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倒钩，那些倒钩毫不留情地刺入阿尔芒的皮肤，他的翅膀被迫紧紧束缚，他不得不直直地坠落下来，硬生生摔在地面上。

地面部队一见收网，迅速向阿尔芒靠近，一时间他危在旦夕。

忽然之间，边缘的暗处迅速闪出一个黑影，电光火石间，队员手中的武器纷纷被打落，双手和胳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口，如同被猛兽的利爪侵袭。

他们这才注意到，今夜万里无云，只有一轮圆月高挂，冷漠地看着这无可救药的世间。

斯黛拉化身狼女，挡在阿尔芒身前，锋利的狼爪轻松划破了巨网，恢复自由的阿尔芒惊讶地看着斯黛拉的身影。

面前的部队重新集结，就站在离他们二人十米远的地方，正蓄势待发。

斯黛拉摇动手腕上的铃铛，发出阵阵清脆的响声。

渐渐地，有狼族的嚎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是她，召唤来了卡文迪许家族的旧部，他们冲出了森林，冲散了特种队员的阵型。

“保护我们的首领，不惜任何代价！”

一声“开火”的命令发布后，无数子弹倾泻而出，直直地朝着他们二人射来。

弹雨之中，阿尔芒张开一侧的翅膀，挡在了她的面前，斯黛拉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他们利用各自的能力优势，闪转腾挪，躲避子弹的同时，互相交错配合进攻，如同精妙绝伦的探戈舞者，在晚宴之上，献上最后一舞。

百年来，狼人与吸血鬼世代结仇的两个家族，做梦也想不到，这一代竟配合的如此默契。

酒店废墟的仓库内，两三个追兵渗透了进来。

追兵举起枪正要射击珂莱蒂，珂莱蒂假装惊恐，一把铁锹从角落悄悄飘到他们身后，结实而有力地依次拍在他们的脑袋上。

三个人瞬间倒地不起，罗素捡起地上的十字架项链，恢复了身型，两人同时松了口气。

战争进行到现在，史密斯派遣的特别行动队被尽数瓦解，胜利的希望就在眼前。

此时，一发闪着红色光芒的炮弹，从远处急急追来，瞬间击中了仓库。爆炸冲倒了罗素和珂莱蒂，仓库彻底坍塌，掀起阵阵浓烟。

仓库外的你们一齐看向炮火发射的位置，是史密斯，他正驾驶着一辆特殊的装甲车，车上搭载着炮塔，看起来如同坦克。

炮塔背后闪烁着红光，这是史密斯最后的王牌，疯狂的他竟然利用红宝石的能力，将其制作成了武器。

很快，长长的炮筒指向已经筋疲力尽的你们。

“怪物，就该用对待怪物的方式。”

史密斯用喊话器，发出对你们最后的宣判。

你们四人眼神交错，你迅速部署好了接下来的安排。

阿努与你前去装甲车前引开史密斯的注意，余下众人趁此机会向仓库跑去。

他们扒开瓦砾，巨大的横梁正压在罗素的身上，他已经奄奄一息，却还是用瘦弱的身体护住了珂莱蒂。

珂莱蒂在罗素的保护下，只有一些擦伤，她拼命想将横梁推开，却因力量悬殊，始终于事无补，斯黛拉和阿尔芒赶快合力将横梁移开，救出了罗素。

看着重伤的罗素，珂莱蒂流下了眼泪，她痛恨这样无用的自己。

罗素心疼极了，轻轻抹去她的泪水，可伤口的疼痛，让他说不出话来。

四人终于会师，炮击声却再次传来。

一颗炮弹向着你和阿努的方向发射，已经丧失战力的阿努又再一次挡在你的面前，你知道，以他现在的状态，他根本无法抵挡这沉重的一击。

“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到此停止吧，我的命运。”

你听到了他的喃喃自语，但你绝对不会允许他这样自暴自弃。

就在炮火即将击中阿努的一刹那，你推开了他，炮弹沿着你们的侧面飞过，在身后的废墟之中炸开。

“我不允许你，这样自以为是地，保护着我。”你的眼眶中噙满了泪水，你不想他再为你而受伤。

但下一秒，你无力地倒在阿努的怀中，疼痛正从腹部蔓延开来。

刚才躲闪不够及时，有根钢筋穿透了你的腹部。

每一次呼吸，都伴着剧烈的痛。

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正在飞速流逝。

你甚至开始恍惚，眼前又出现了埃及的漫天黄沙、父母殷切的眼神，甚至，你看见了冥河驶来的船。

“不！！！”

阿努大声咆哮着，将你从幻境中唤醒。

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不能在此时退场。

再坚持一会儿，等到你们赢了，等到阿努活下来之后。

你闭上眼，然后睁开眼。

你强装着没事的样子，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脑袋上：“我还活着呢！快把我放下来，

想办法把那个混蛋揪出来！”

你努力挣开了他的怀抱，哪怕你是那么留恋。

“走吧，去看看我的大臣们都怎么样了。”

再等一会儿，再给你一点时间，等到战争结束，你会心甘情愿地离开。

“我们得摧毁他的红宝石。”

阿尔芒看向斯黛拉，那曾是狼人家族的宝物，没有人比斯黛拉更了解它。

“外婆说过……红宝石的构造极其坚硬，世间没有事物可以将其摧毁，”斯黛拉垂下头，躲避着阿尔芒的眼睛，半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可外婆也说过，红宝石曾引起过爆炸，有一任领袖想要复制红宝石制作武器，来称霸人类世界，于是将两颗红宝石制成的箭头碰撞，紧接着，就发生了爆炸。”

“也就是说，两颗相同物质的红宝石接近，就会自毁……”阿尔芒喃喃自语。

你们看向罗素胸前的十字架项链，项链上的红宝石正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罗素捧起十字架项链，他像是做好了觉悟。

“你们只要把它扔向史密斯的装甲车，我会亲手将它毁灭。”

“不行！这太危险了！”珂莱蒂极力反对。

你们沉默不语，因为，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但同时，罗素注定有去无回。

“多么漂亮的红头发啊。”

罗素站在珂莱蒂的身旁，轻轻抚摸着她的红脑袋。

他湛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多希望能永远守着这个秘密，陪在你的身边啊。我是你魔法背后的真相，而你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珂莱蒂，别忘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话音刚落，炮火轰鸣，一枚炮弹在你们身边爆炸开来，你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尘土掩埋。

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你们发现十字架项链掉在地上。

珂莱蒂拾起十字架项链，它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中间镶刻的红宝石碎片，竟然失去了光泽，变成透明的了。

“罗素！”

珂莱蒂喊着他的名字，可没有人回答。

罗素生死不明，红宝石的能量似乎也已经耗尽。

你们唯一翻盘的希望，就这么破灭了。

远处传来史密斯的笑声，没有罗素，你们根本无法靠近他。

珂莱蒂拼命思考着，不能就这样认输，总有机会，让她成功一次吧，哪怕就一次。

“红色，需要红色来补充能量，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

她忽然想起了阿尔芒父亲日记里所写的，宝石似乎有吸纳红色物质的能力。

她拿起宝石放在自己鲜艳的红发上，顷刻间她的头发变成白色，宝石发出了微弱的红光。

的确有效，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让宝石重现闪耀。

光芒引起了史密斯的注意，他将装甲车转向珂莱蒂继续开火，一时间泥土和瓦砾飞溅，烟尘包裹住珂莱蒂瘦小的身躯，随后是接二连三的爆炸。

就在此时，烟尘上空竟然飘起了雪花。

史密斯放肆地笑着，他以为这密集的炮击一定将珂莱蒂杀死了。

然而尘埃落尽，烟雾散去，珂莱蒂依然站在那里，手中的红宝石格外耀眼。

原来，那漫天飘落的并不是雪花，而是小丑偷走了伦敦全部的玫瑰，就藏在酒店的地下室，而刚刚的炮弹恰好击中了那里！

红宝石碎片一瞬间吸收了全伦敦所有玫瑰的能量，绽放出极致耀眼的光芒。

珂莱蒂手握宝石，风吹动她的白发，她脚边的土地完整无缺，灰尘在她身前画出整齐的半圆，形成透明的屏障。

是失去了红宝石的罗素！他变回了透明保护着珂莱蒂，他还活着！

珂莱蒂掷出项链，斯黛拉跳起将它一把抓住，随即装甲车调转炮口，接连向斯黛拉射击。

她利用敏捷的身手来回闪避，依然有些躲闪不及，这时阿努冲了过来，替她扛下了全部的攻击。

而此时的你正用全身最后的力气站在废墟之上，腹部的鲜血从未停止，一直顺着金色的裙摆，不断滴落在地。

“万一割伤了怎么办？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才能勉强流一滴鲜血，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

那么，就最后一次，用你的鲜血为爱人祈福。

你将献血抹到权杖上，默念咒语，手中的权杖散发出金光，一瞬间扬起漫天黄沙，将阿努包裹。

很快烟雾散去，他的身上隐约出现了金色铠甲。他不断向前，大大缩短了与史

密斯之间的距离。

你成功了。

阿尔芒接过了斯黛拉手中的项链，借着烟雾，腾空而起，向史密斯的位置俯冲而来。

炮弹发射，阿尔芒的左半边翅膀被炸碎，不得不盘旋着下坠。

史密斯继续瞄准阿尔芒，他想要乘胜追击。

下坠过程中，阿尔芒看向装甲车的位置，

“接好了，罗素！”

罗素一定在那里，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他用尽全身力气，将十字架扔了出去。

只见十字架项链划出一道抛物线，红宝石脱落而出，即将掉落在装甲车上时，忽然停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罗素慢慢显现轮廓，热风吹动他破旧的常衣，那个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正站在装甲车的车头，将红宝石稳稳接住。

“把它放下，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史密斯咆哮着。

罗素没有回答，装甲车上的机枪开始扫射，将他的常衣染成红色。

珂莱蒂在远处目睹着一切，眼泪无声地落了下来。

“钟声怎么停了呢？”

……

“谢谢你，神父，你是个好人。”

“好久不见，珂莱蒂。”

……

“但如果，你此刻需要一个人陪你练习跳舞，我想难度不会太大，比如我就可以……”

“的确是个好主意，神父先生。”

……

“为什么魔法会失效，为什么……血，不要再流了……”

……

“我是你魔法背后的真相，而你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

……

“珂莱蒂，别忘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罗素，他是一个透明人，一位神父，他善良、温柔，教堂周围的居民都爱戴他。

他还从未和心爱的人接过吻，他甚至就只有万圣节那一张照片。

“但我，不后悔。”

罗素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中的项链扔进装有另一颗红宝石的机器之中。

两颗红宝石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反应，发出无比刺眼的红光。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轰鸣过后，是剧烈的爆炸。

“罗素……”

是珂莱蒂在呢喃。

她在呼唤她的爱人。

再也没有人回应。

四周出现猛烈的冲击波，临近的草木残枝飞起，沙土瓦砾纷纷卷起。

随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爆炸，红色的冲击波逐渐扩散，越过了丛林，整个伦敦都感受到微微的震感。

之后，一切归于平静。

史密斯连同装甲车一起从地面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深坑。

不 渝（暮 夜）

此时，你再也无法掩饰行将就木的事实，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你已经坚持了足够多的时间。

阿努身上的铠甲破碎，变成金沙飘散，他恢复了人的形态。

他望向你，可你再无法给予他回应。

你甚至不能支撑身体，只能任由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

腹部的鲜血还在流，你已经疼到麻木，意识逐渐涣散。

你是古埃及最骄傲的玫瑰，任何波涛和风沙都不曾让你弯腰。

可现在，一阵轻风吹过，你缓缓凋零。

你把最坚固的铠甲，披在了他的身上。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为了你唯一的软肋。

纳芙蒂蒂，在你的王朝里，你一直是规则的制定者。

自尊让你绝不会被现代人的规则束缚，可骄傲的你却在新世界中变得愈发脆弱，

曾经的辉煌如同梦境一般让你恍惚。

三千年来，只有阿努走进过你的心。

你是古埃及的最美女王，你日理万机创造王朝盛世，你抵御外敌英勇神武。

你从角斗场拯救过一位卑微的奴隶。

“他以后归我了。”

……

“死神啊，求你救下她的性命，我愿意献出我的灵魂。”

……

“快，阿努，带我去伦敦。”

“那剩下的这些……”

“带走，我路上吃。”

……

“阿努，我们得尽可能低调行事，听明白了吗？”

……

“阿努，你曾向我宣誓过，将永远用生命保护你的王。”

……

“那你呢，西斯奥丁？”

在大海中，你紧闭双眼，缓缓下沉，任凭大海将你带到海底。

你给了他选择的权利，作为他自己。

这是帝王习惯于玩弄的权术，只不过放在赌桌上的是你的命。

“如果他没有救我，那我还他自由。”

“如果他选择救我，那……”

突然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你，将你一把抱在了怀中。

他真的来了。

“那……我会给他一个拥抱。”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世界变换了太多模样，只有那本该被时间搓磨消减的爱意，始终是最初的样子。

他终于来到了你身边，一把将你抱起。

这一刻你才注意到他身上的伤疤，三千年来，他身上有数不清的伤疤，全都因你而生。

他在角斗场中，曾被称为“失语者”，因为他总是沉默不语，从不流泪，永远同一副表情。

可他现在却如此悲伤，泪水正不断滴落在你的脸颊上。

“不许哭，”你想要抬起手，抹去他的眼泪。

但已经做不到了，于是你用力牵起嘴角，最后一刻，你依然希望自己是骄傲的。

你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像是回到了千年以前，回到了那场梦开始的时候，可命运从不怜悯那被偷走的千年时光。

“我悲叹于命运的威力，轻而易举地将你我之间数千年的羁绊斩断。

如果这就是宿命，那么我要将加注在你身上的命运一同带走。

我还你自由，并许你从今往后，不再被任何人、任何事情所束缚。

哪怕是我。

西斯奥丁，我唯一且永恒的爱人，带我回家。

然后，忘了我吧。”

月月剧本社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醒来后，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在你身边。”

泪水在你的眼角滑落。

“我脸上的妆花了，阿努，这不够气派了。”

他艰难地抬起手，捧起你的脸，用指尖早已变为黑色的血迹，重新勾勒出你哭花了的眼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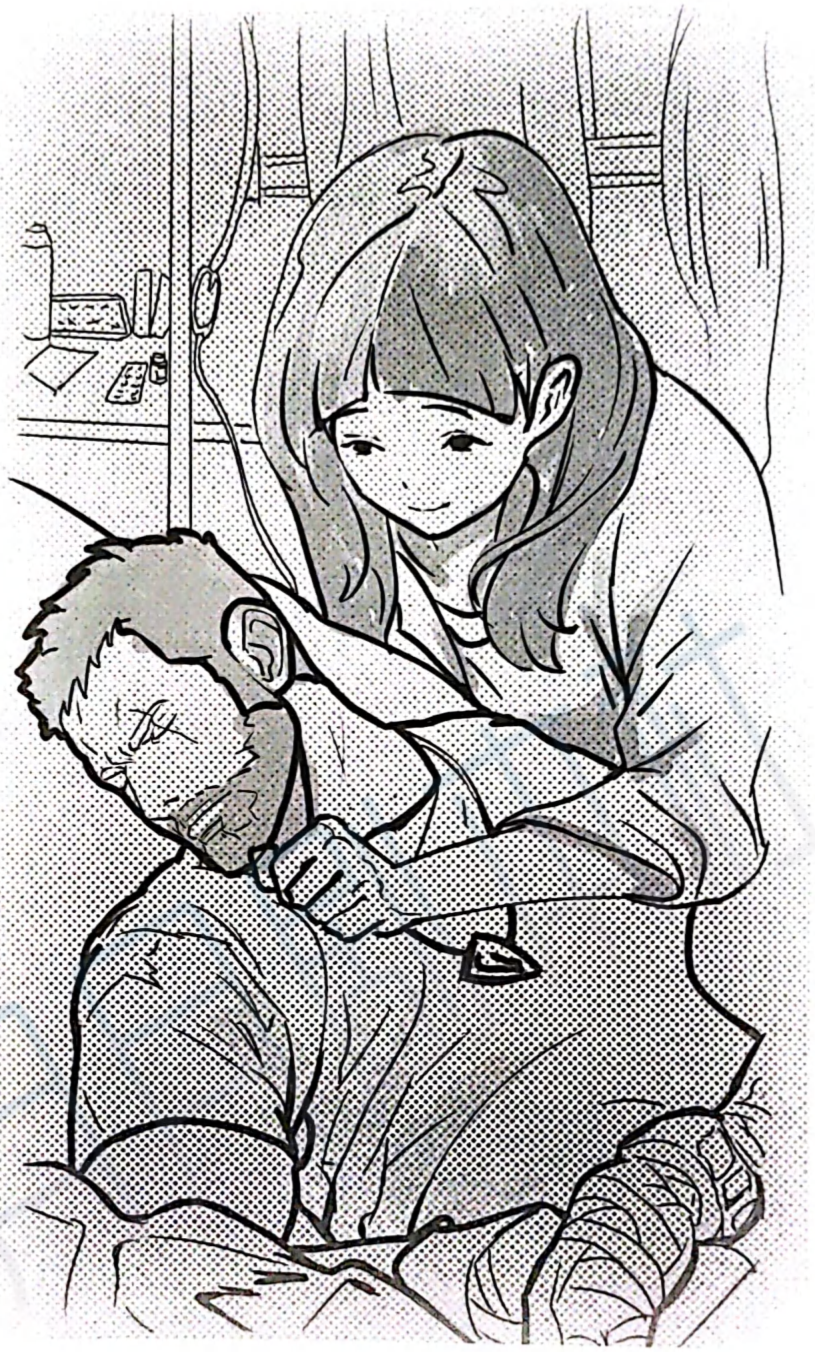
“你永远，像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一样美。”

你笑了，缓缓闭上了眼睛。

阿努，我们回家。



"我是她的铠甲，只要有我在，她就不会受到伤害。"



"可不知什么时候，阿努早已成为我的软肋。"

不渝（拂晓）

此时阿尔芒失去了一半翅膀和一只手臂，看起来恐怖极了，他的身上满是伤痕，因为受到红宝石炮弹的袭击，那些伤口，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他踉踉跄跄地向斯黛拉走去，斯黛拉看向他，伸出双手，她不想考虑以后，只有这一刻，是属于他们的。

但……此时斯黛拉才发现自己竟恢复了人形。

她抬起头，已经黎明，太阳正从远处缓缓升起。

“阿尔芒，快跑！快躲起来！”她的声音颤抖，看向四周。

周围都被炸平了，阿尔芒的翅膀也只剩下残碎的一半，他还能躲去哪里呢。

阿尔芒继续拖动着残缺的身体，挺直了脊背，如同童话书中的王子，坚定地向她走去。

“果然，在阳光下的斯黛拉，才是最美的嘛。”

活在阳光里的斯黛拉，不得不将就自己在夜晚相见的斯黛拉，他的，斯黛拉。

这一次没有日月，没有家族，没有战争，没有子弹，只有彼此。

从古堡到阁楼，从无人的地下铁到人头攒动的街头。

“你好，小甜点。”

“饿的话，我可以把它们给你。”

……

“怎么会是耗子呢，这分明就是鼹鼠。”

“吱吱!!（拜托，这是蝙蝠!!）”

……

“我叫阿尔芒。”

“斯黛拉，斯黛拉.卡文迪许。”

……

“这是属于我们的9¾站台。”

……

“人们都说上帝有求必应……所以她会好起来的，对么？上帝……保佑。”

……

两个互相对立的、永远无法和解的种族，却将彼此的命运彻底交织在一起。

就在这一刻，阿尔芒突然想起，贝多芬临终前曾对他说过，“我这辈子有许多遗憾，其中有一件，是没能见识到你疯狂地爱上一个人，没能看见你为了爱化为灰烬的样子，真是太遗憾了。”

“老伙计，你说得没错，爱，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阿尔芒的翅膀被阳光穿破，身体被灼烧逐渐崩溃，散发出黑色烟雾，但他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因为此刻他正抱着他深爱的斯黛拉。

月月剧本社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一阵风吹过，玫瑰公园的废弃车站的蓝色气球纷纷扬扬地从隧道中飞出，与在铁板中的月亮相互呼应，日月同辉，而其中的一只气球，越过城镇，森林，消失在天空中。

“再见了，小甜点。”

熊熊烈火即将把森林烧毁，伦敦即将迎来它的宿命。

可就在这时，伦敦，忽然下雪了。

雪花混合着玫瑰变成红色，飘落在教堂的钟楼，滋养着废弃站台中的野花，又在公路悬崖旁的深海中融化。

它浇熄了大火，抹去了一切战争的痕迹，只剩下爱的颂歌。

那被碾压而过的蒲公英，纷纷扬扬地飞向天空，像一颗颗向往自由的种子正蓄势待发，迫不及待地融入，这红色的圣诞节中。

“圣诞快乐，我的爱人。”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终会碰到一个人愿意为你而疯狂。

所以请相信，

这个世界据统计有大约七十亿的人类生活。





设计：北京蝶卜张文化

监制：小茶蛋&车马卷

作者：小吃车工作室 汤圆&焖子

发行：北京蝶卜张文化

媒体支持

迷图APP